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第十五回 呂祖金丹救周信 群妖法台見真人

詩曰： 妖魔集眾勢難當，雖是真人未易降。

仙發慈悲狐逞惡，神憑道理怪憑強。

物如害命多遭劫，罪若通天定受殃。

非是祖師無法力，群陰合聚勝純陽。

話說眾狐見這些無能的老道俱都躲藏，便任意在法台攪亂了個不堪。這話不提，且說純陽子按落雲頭，直奔周宅書院。眾狐一見大羅神仙來到，不免心中膽怯，忙借遁光回了磋砑古洞。純陽子上了法台，一見神像、經卷已是踐踏殘毀，未免在那裡心中歎惜。

老蒼頭忽然見一個道士在台上站定，便忙說道：「我的道爺，你快下來罷，妖精剛走了，你怎麼又去招惹？」此時王老道因藏在書院牆外柴草垛內，猛然聽說妖精已去，便從草堆裡連忙鑽出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哪？」蒼頭道：「你瞅你們那道友，妖精在這裡他也不敢上台，妖精將去了也不知，就跑到台上作甚麼？」王老道忽抬頭一望，不覺哈哈的大笑，說道：「老蒼頭，你快過來磕頭罷。這是我師傅來了。」說罷，復又使起他那潑皮性子，破口大罵道：「我說你們這些妖崽子跑了哪，原來瞅見我師傅來咧。你們如今倒是回來，咱老爺們到底見個真章兒，較量較量才算。要是這麼撕了碎了一跑兒，姓王的不能這麼好惹的。非得見個上下不成。」

老蒼頭見他說的這些話，瘋不瘋、傻不傻的，忙說道：「既令師尊到來，自有擒妖之法，任憑老祖發落便了。」老蒼頭跪在法台之下，在那裡候著。呂祖對著王老道說道：「你快躲遠些，不必在這裡亂嚷。將這些傷了的物件，速派人送至迎喜觀去罷，此處一概不用。」於是，王老道忙將這些茶房、伙居道士叫出來，一齊收拾淨了，同著眾道拜見真人，先回迎喜觀去了。

此刻，惟有王老道以為呂祖是他師傅，須在這裡伺候，仍然未去。純陽子見這些器皿送走，遂對蒼頭說道：「山人此來雖然為的降妖，須先救你主人性命要緊。待山人下台，你同著速去觀看。」說罷，老蒼頭引路，一齊來至書房。老蒼頭將軟簾捲起，真是滿屋妖氣。只見周公子一絲游氣，身體枯乾，二目緊閉，面色焦黃，悠悠的臥在榻上。凡作仙人的，都是意善心慈，用慧目一看，不由的歎惜說道：「年輕的孺子，事務不諳，被妖狐纏的如此，尚不醒悟，未免無知太甚。」

蒼頭見山真點頭贊歎，以為公子料難救轉，不覺淚眼愁眉。呂祖見他憂煩，忙說道：「蒼頭，你不必如此。山人自有妙法搭救。」言罷，便回手取出一個錦袋，擎出一枚仙丹，名為九轉還魂丹，遞給了蒼頭，說道：「你速用水調化，與你主人灌將下去。」老蒼頭接到手內，聞得冷森森一陣清香，連忙調好，送到周公子嘴邊，拖著灌到腹內。這藥真是仙家奧妙，不亞起死回生，登時之間，便回真陽，保住性命。呂祖又對蒼頭說道：「公子之病，已是無礙。再取紙來，給他畫道靈符貼在書房門上，日後縱有妖怪，也不敢再來。然從此不可自己胡思亂想，還得靜養百日，真體方能復舊還元。」

這周公子自由病深之後，已是命在旦夕，所以王老道捉妖等事，已迷的一概不知。適才因吃了仙丹，腹中邪氣散盡，元陽已自保住，雖一時身不自主，心裡已明白了許多。今聽書室有人說話，便慢慢的睜了睜眼。蒼頭一見，心中大悅，忙來至公子面前，如此這般，回稟了一遍：「如今仙人現在，大約妖怪不敢再至。公子靜心保養可也。」周公子聽罷，也顧不的歪想，仍然合目而眠。老蒼頭撥了兩名妥當僕人服侍伺候。諸事安排已畢，呂祖仍又吩咐道：「蒼頭，你同山人仍上法台，急令僕人排開坐位，山人好畫符，詔取妖狐至此，把這事解合。一者體上天好生之德，再者不傷我道教慈悲之念，三者不礙他萬年修煉工夫。」

蒼頭聞聽，忙派人安置停妥，請呂祖又上了法台，預備下硃筆，鋪下黃紙。呂祖入了法坐，提筆寫道：

純陽子，謹遵南極仙翁命，為爾妖狐降下方。你等本是披毛類，原許你們恭修把道詳。既然得入真門路，便應該遵正去循良。為甚麼無故生邪念，因補純陰去採陽？既然未遇雷擊劫，須回洞，改惡於善把身藏。卻偏要藕斷絲連貪淫欲，恨不能把懵懂書生性命傷。至而今，雖然我門徒得罪你，並未將你怎樣傷。爾等毫無忌憚多肆惡，經卷、神牌、殘毀實不當。爾等只知利己損人雖得意，豈知是罪大如天自找滅亡。山人此來無別意，寫這道解合的牒文爾等細詳。若是遵依我教令，山人慈悲爾等不相戕。倘若是癡迷終不悔，山人怒，未免與爾等個惡收場。

呂祖爺書罷牒文，便一聲喚道：「當方土地何在？」土地連忙應道：「小神在此伺候。不知大仙有何法令？」呂祖吩咐道：「有一道牒文，尊神可送至青石山下磋砑洞內，傳玉面狐前來見我。」土地接了牒文，領命而去。

且說玉面狐率眾歸入洞府，雖說扎掙不肯害怕，未免總帶驚懼之色，坐在內洞，默默無言。別的妖狐見洞主如此，便你言我語商量，說道：「仙姑也是幾千年得道之體，何論甚麼真人不真人呢？既然高興，殘壞了神像、經卷等物，惹下他們，便不怕他們。俗語說『打破了腦袋用扇扇』、『醜媳婦難免見婆婆』、『既作泥鰍，不怕挖眼』，總在洞裡藏著，亦是無益。他是真人，也得講理，莫若出去，看他怎樣。他若是以強壓弱，咱到底與他見見輸贏。難道他是大羅神仙就無短處嗎？他當時也行過不正道的事，今日若將咱們趕盡殺絕，他也須得自己想想。」

眾狐正在議論紛紛之際，忽聽洞外有叫門之聲，玉面狐以為呂祖來到，氣的臉色焦黃，眾妖道：「洞主不必生氣。呂洞賓今既找上門來欺人，未免不通情理。咱們正是一不作，二不休的時候。洞主想個奈何他的計策，先將他制服，羞辱了他，管保從今以後，道門再不敢輕易臨門欺負咱們。即或他不肯干休，再來報仇，大約欲傷咱們也非常容易。再者，到那時，料著不能取勝，便想個善全的法兒，躲避了他未遲。」玉面狐聽罷，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就按著這麼行便了。」於是，玉狐結束停妥，方令小妖兒開了洞門。此時，土地隨著便走將進去，到了洞內，對著妖狐，口稱道：「仙姑在上，當方土地稽首了。」玉面狐見是本方土地，這方將心放下。

看官，你道土地怎生模樣？有贊為證：

見土地稽首哆嚟年衰邁，是一個白髮蹀躞老頭兒。荷葉巾兒扣頂門，面門兒上起皺紋，白鬚鬚連著鬢兒，搭扣著兩道眉兒。耆列著嘴唇兒，滿面歡容笑彌嘻兒。躬了腰，控著背兒。上黃袍，是大領兒，香色繅，四頭秋火，下腰繫白綢裙兒，護膝襪抱著腿兒，登雲鞋是圓蝙蝠的前臉，雲頭在後根兒。手執著過頭棍兒，隨腳步，能持勁兒，拄著他能歌腿兒，更為是保養路遠走的精氣神兒。諒土地多大職分兒，不過是管小鬼兒，住的是小廟兒。住家戶兒，也尊其位兒，當地受灰塵兒，頭頂著佛爺桌兒。同說他最怕婆兒，就真是他怕婆兒，可總沒見他騎過驢兒。土地爺眼望著妖狐說稟事兒：「這是純陽子親筆寫的牒文兒。」

玉面狐聽說有呂祖的一道牒文，連忙令小妖接過，送到面前。玉狐拿在手內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又遞給眾妖互相瞅罷，玉狐對著眾妖說道：「呂洞賓書寫牒文，與咱們前去說合之意，我看並非是要動嗔癡與咱們較量。都是與他徒弟解合，令咱們悔過。這不過給王半仙找找臉罷了。據我想來，這倒很好。趁著周公子未曾喪命，倒不如與他相見，息事罷詞，仍自各不相傷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

眾妖聽罷，俱各搖手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洞主豈不聞呂洞賓收柳樹精時節，七擒七縱，或硬或軟，用無限的機關，方把柳樹精制服作門徒。這而今三眼侍者、飛絮真人飄遙海外，放蕩天涯，誰不曉得？如今呂洞賓既差土地前來投此牒文，這叫做先禮後兵、調虎離山之計。指望把咱們誑去，先用話語壓服。若與他頂撞，再施法術，制服咱們。仙姑斷不可信他一束牒文，自己去找恥辱。況牒文上直罵咱們是披毛畜類，並無仙姑暗吃延壽兒一層公案。焉有人命關天之事，牒文上反不提起之理？可見是葉底藏花，虛言相誘。咱不可墮在他術內。」

玉狐聽罷，微微笑道：「眾妹不必多言。洞賓此來，專為經卷、神像一事。他既以禮而來，我也以禮而去。若不分皂白，便去與他相持，未免咱們無禮。等著與他見了面，回來再作區處可也。」言罷，叫小妖兒取過文房四寶，提起筆來，在牒文後面寫了八個細字，乃是：「即刻便去，當面領教。」書畢，仍將牒文遞與土地說：「勞動你拿去交與呂純陽，就說仙姑隨後便至。」土地答應一聲，接在手內，舉步而回。

這些群狐一個個呆呆膽怯，說道：「仙姑這事作的未免輕率，千萬不要孤身去與呂洞賓會面。想洞主現已修成仙體，豈能受人當面挾制？倘一時言差語錯，空身與他鬥法，勝不了呂洞賓，這不是負薪投火，自燒其身嗎？今既批了牒文，說即刻便去，料難更改。然須商議個萬全計策，莫要粗心輕敵方妥。我等想著，洞主若與呂洞賓前去相會，我們大眾仍然同走一次，在那裡等候。如若講合勸解，彼此不傷，作為無事。倘若你們一時反目，我們給他個一哄而上，一齊努力破了他，然後再作定奪。」玉狐被眾妖慫恿不過，遂說道：「這個主意也是。若有個不測，眾妹好一齊幫助。」說罷，玉面狐先換了戎裝，眾妖打扮的輕衣短袖，更換完畢，齊借遁光，直撲周宅而去。

且說土地自磋商洞回至法台之上，見了呂祖，呈繳牒文。呂祖接到案上，鋪開一看，見牒文後面寫著「即刻便去，當面領教」，看罷，不由拈髯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這孽畜真是不知自愧，無理之至。」連忙把牒交擲在一旁，回頭對土地說道：「有勞尊神往復，且請回位。」土地打了個稽首，歸位去訖。呂祖吩咐蒼頭，將王半仙叫到台上，對眾言道：「山人不動嗔癡之氣，已五百餘年。似此妖狐這等狂妄，將字批在牒文之上，定是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。未免又要山人動嗔癡了。這也是劫數宜然，料難自免。且待眾妖來時，先以好言解釋，他們如若執迷不悟，只得再用法術降他們便了。」說罷，又令王老道與蒼頭：「若見妖狐一到，叫他們上法台來見我。」

老蒼頭與王老道一齊領命，走至門外剛一張望，早見對面來了幾個女子。老蒼頭知是妖怪，卻見他們都是月貌花容，天姿國色，改換了戎裝，一個個打扮的齊齊整整，真是眉如黛翠，唇似塗朱，眼若秋星，腮含春色，一樣裝梳美麗，分不出伯仲妍媸。雖然令人瞅著憐愛消魂，淡雅之中卻暗藏煞氣。故此與人相接，慣能喪命亡身。老蒼頭看罷，暗說：「一個妖精便鬧了個翻江攪海，因這王老道，反招出一大群來。也不知這位呂祖師捉得了他們不能？」心中正在暗想，只聽王半仙嚷道：「妖精同來到了，我先跑罷！不看他們記著仇，再用荊條棍先打我一頓。」

老蒼頭聽他一嚷，忙一抬頭，見玉面狐雖然改了戎裝，仍是胡小姐模樣，花枝招展，已經來在門外。蒼頭因得罪過他一鳥槍，不免對面一看，也覺心中膽怯。又搭著玉面狐還帶著好幾個戎裝的妖精，怎麼能不唬的害怕？有心要同王老道事先跑了，又怕違了呂祖法令。無奈乍著膽子對妖精說道：「呂仙今在法台有請。」眾妖見蒼頭戰兢兢的說話，便含笑說道：「此來正要會會呂純陽，你引路領我們前去相見。你就說：『玉面仙姑已至』。」於是，老蒼頭領著眾妖進了大門，轉變抹角，來到書院。蒼頭連忙先到法台之前，說是：「回稟祖師，眾妖俱到。」呂祖吩咐道：「你暫且退後罷。」

只見不多一刻，眾妖果然嬌模嬌樣來至法台之下，一個個亂語紛紛。又聽玉面狐說道：「既然純陽子以禮相請，眾妹等也須遵奉牒文。咱並非懼怕誰，不能不奉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、變化三清之義。咱見了洞賓，也要分個次序，這載教、玄門同是一理。」眾妖道：「我等憑洞主調令便了。」玉面狐率眾站在法台之旁，開聲叫道：「老蒼頭在那裡？你速到台上，就說玉面仙姑在此行禮呢！」老蒼頭聽罷，忙走至呂祖之前，說道：「眾妖要行禮呢。祖師怎樣降他們？」呂祖拈著髯微笑道：「你去對他們說去，就說山人在此迎接了。」蒼頭猶若驚弓之鳥，忙說：「小人被妖嚇破了膽哩！只為王半仙把小人鬧苦了。有話神仙老爺自去說罷，小人肉眼凡夫，再不敢前去與妖說話了。」呂祖道：「如此待山人自去便了。」

不知呂祖見著妖怪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